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三  
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龍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三

德宗一

省貢獻罷樂工詔勿上祥瑞出宮女等中外皆

悅淄青軍士曰明主出吾屬猶反乎

范祖禹

薛邕張涉以贓得罪宦官武將藉口毀文臣帝

心始疑

范祖禹

帝不委任臣下陸贄言用人之法

范祖禹

上不任宰相惟信裴延齡韋渠牟韋執誼李實

等

范祖禹

蔣乂諫張茂宗起復尚主不從

范祖禹

賦稅征斂

范祖禹

温公

陸贄諫遥制軍機

范祖禹

關中饑饉兵民皆瘦黑

范祖禹

責御史段平仲

張唐英

東宮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李希烈

杜牧

李翱

朱滔

范祖禹

朱泚

范祖禹

張唐英

吐蕃

孫之翰

省貢獻罷樂工詔勿上祥瑞出宮女等中外皆悅淄青  
軍士曰明主出吾屬猶反乎

范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慄以為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薛邕張涉以贓得罪宦官武將藉口毀文臣帝心始疑范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贓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

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兇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  
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  
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為腹心  
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帝不委任臣下陸贄言用人之法

范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  
小過舉賢才夫為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  
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

者以為季氏宰且不可而况為天下乎自堯舜以來  
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反之  
亦足為後世戒哉

上不任宰相惟信裴延齡韋渠牟韋執誼李實等

范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已而惡人之違已故守正  
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貞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  
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  
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



遽至於亡非不幸也 又論宰相不敢私第見客曰  
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故也詩曰周爰  
咨詢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  
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  
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為  
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  
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  
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已

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蔣又諫張茂宗起復尚主不從

范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昏廢先王之軌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賦稅征斂

范祖禹論楊炎作兩稅外率一錢者以枉法論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為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

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又論借商人錢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失民心者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治不有小殘不得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也 又論陳少游奏增稅錢及鹽價曰少游重歛加  
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  
宰相賞之是以官吏承風競為刻剝民不勝困以至  
大亂夫以天官而賞民賊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又  
論初稅間架除陌錢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  
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侵於膚君者民之  
所戴也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德宗  
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

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又論陸贄奏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何以知其然耶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

有而與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柚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為賦官豈得其利乎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又論帝自興元還尤專意聚斂藩鎮州縣以進奉求恩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以啟霸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其智

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聚歛政吏駢惡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司馬溫公論上畋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命復其家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



民家值光竒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一遇也  
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歛盜取  
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  
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  
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寃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  
此不為乃復光竒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  
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范祖禹論長安平府庫尚餘蓄曰德宗欲剗減藩鎮

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為名而多殖貨利以為人主  
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  
欺其鄰里况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  
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所積  
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  
以義為利蓋以此也

陸贄諫遙制軍機

范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於人者也故雖貞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出於已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又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戒事在邊而人主自

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  
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  
師也

關中饑饉兵民皆瘦黑

范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  
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  
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

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  
邦於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 責御史段平仲

張唐英曰德宗以雄才英氣慕漢中宗為治專總威  
福臨制中外宰臣備員承受章奏而天下之政多所  
壅隔時監察御史段平仲磊落忠義常言曰若得一  
召見必大有開悟後與陳歸奉使回奏事畢欲有所  
建白上知其意問之聲色俱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

不得言因誤稱名上叱出之坐是廢七年噫德宗於此乎失君人之體矣夫君人之威踰於雷霆重於萬鈞臣子之命微如鴻毛輕如一縷君人者優柔以容之溫怡以接之慮其畏懼而不敢言嫌疑而不盡情而况臨之以嚴厲之色責之以叢雜之言而欲來直言通下情其可得哉胡不少假以顏色試聽所奏而能明社稷之安危究邦家之興替悉生民之利病審刑政之得失一言興邦轉禍為福奈何震威以懼之

哉以是知興元之阨興元之幸亦由上下之情不通  
而有以名之也昔程名振奏事詞色不屈文皇帝曰  
房喬在朕左右見朕嗔人未嘗不失色今名振敢如  
此亦竒士也乃優而任之德宗之量豈不愧於文皇  
哉禮曰聲色之化民末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恭惟藝祖優寵直言未嘗抑挫太宗詔內外臣僚  
忽欲面對便御閣門司引見真宗之時有比為桀紂  
者輔臣請罪其指斥真宗曰但問事之曲直不須責

此仁宗即位已來其臺諫之臣侍從之列嘉謀讜論  
日夕陳之於前未嘗不溫顏訪問故能四十年天下  
太平夷夏安靖前視德宗之器一何隘哉

### 東宮

范祖禹論王伾王叔文侍東宮薦人陰結黨與曰古  
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宗  
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之人入侍



豈不愚其子乎夫有十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  
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况天  
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詩  
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  
為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  
矣 又論帝疾衛次公等定嗣繼曰昔成王將崩命  
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  
之大臣王崩太保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

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歿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

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體者也順宗為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歿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

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  
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哉

宦官

范祖禹論帝杖邵光超中使不敢受賂曰代宗寵宦  
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  
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惟宦者  
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其後人主  
廢置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

父之失而闇於知已之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又論竇文場典神策軍始令宦官分典禁旅曰德宗為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又論竇霍勢傾中外清要或出其中曰自是宦者始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

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其可以假人乎 又  
論宦者議軍事爭論紛然莫能決曰自古宦者豫軍  
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而唐為甚後世亦可以鑒矣  
猶循覆車之軌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為可信  
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  
賢則不必監之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  
於宦者乎臣見其為害未見其有益也 又論宮市  
彊奪取人物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

者悅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之所與共守者也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又論薛盈珍誣奏姚南仲帝為貶幕僚馬少微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踈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為言若出諸已也故其為害如木之有蠹

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為一故也可為深戒

### 藩鎮

范祖禹論陸贄諫李萬榮為節度不從曰自肅宗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



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禮  
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  
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  
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又論李說忌李  
景畧使竇文場薦守豐州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  
然必自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已也而藩臣得  
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已惟其苟簡多  
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

乎 又論李說薨嚴綬以進奉知名為河東司馬曰  
昔魏獻子為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  
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  
利雖為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又論于頔  
有據漢南志帝無如之何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  
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  
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  
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

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  
度其可而為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  
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  
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  
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為者血氣之剛匹夫  
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  
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又論韓

全義至長安竇文場掩其敗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  
畏彊禦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  
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又論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  
者即授節度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  
廷御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  
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  
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

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李希烈

杜牧論劉昌薛愿曰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三千拒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吳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耀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感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立佐

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九凡百日間何以能守  
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裨者曰內顧者斬昌  
孤甥張俊守西隅未嘗內顧猝而斬之軍士有死志  
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  
家必以富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睢陽太守許  
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共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  
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事不傳昌之  
守寧陵近比之於淮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

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

杜牧之竇烈女傳曰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  
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  
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  
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  
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  
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  
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

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竒之心  
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竒妻嘗間曰為賊兇殘  
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竒妻然之興  
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  
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  
請分遺先竒妻且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  
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  
含桃先竒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



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暇於外  
事審矣明日先竒薛育各以所部課於牙門請見希

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

時正已死  
納代為帥

先竒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其  
首以獻暴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竒知桂娘謀  
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  
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  
誠知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

竒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

云云

李翱揚烈婦傳曰建中四年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土用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侶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侶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

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  
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  
士其必濟於是召書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  
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  
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  
為賊之人邪衆皆泣許之乃殉曰以瓦石中賊者與  
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  
人侶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

周而均侶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侶侶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侶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

朱滔

范祖禹論滔救田悅至東鹿士卒不從乃斬二百餘人引兵而南曰民皆有常性饑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反逆之區天子視之無異敵國然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

可以省已而修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先王不以罪四夷而以咎中國反求諸已自修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朱泚

涇原

范祖禹論泚僭號樊系謾冊文既成仰藥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

是亦為逆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又論朱泚引兵逼興元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

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又論涇原兵救襄城至澶水以宴犒薄作亂還趨京城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隋伐突厥征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為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瘍疥而疾潰



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之  
變其可勝慮乎 又論涇原兵叛召禁兵無一人至  
者上自出幸興元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  
常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憚人是時齊  
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南宮  
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之周家以為天子心膂  
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  
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

荀賓為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故可用也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為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

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張唐英論王翊召朱泚之亂曰德宗建中四年詔涇原節度姚令言率兵五萬討希烈京兆尹王翊犒軍唯以糲食菜饌軍士皆怒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為國家死於患難不能得一頓飽食國家瓊林大盈府庫寶貨堆積不取之如何為活遂倒戈入京師德宗惶恐幸興元世之議者但以朱泚之叛而不知召泚者翊也且朝廷大臣及后妃權勢之家將相臺閣之

臣其阜隸臧獲非有毛髮之功彼皆厭膏粱而曳紈綺彼三軍之士暑不得就清涼之蔭寒不得附暖燠之所荷戈被甲出入行陣當無事之際亦須以恩信而責以功效况當擾攘之際故宜先以重賞以死其心又以重罰以盡其力而翊惜一飯之費流四海之禍卒使狂蕩竊發汙辱廟社瀆亂神器腥穢天地禍害生靈非翊名之而孰名之耶昔弦高犒師而鄭國除患魯人酒薄而邯鄲致圍翊以繭粟之質不知國

家致遠之道而惜毫毛之利豈能知此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四

德宗二

崔祐甫

溫公

盧杞

范祖禹

孫之翰

石守道

陸贄

范祖禹

權德輿

李泌

范祖禹

溫公

蕭復

范祖禹

姜公輔

范祖禹

楊炎

孫之翰

裴延齡

范祖禹

崔善正

李錡

范祖禹

張唐英

李晟

東坡

范祖禹

孫之翰

崔祐甫

司馬溫公論為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



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人則罰之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盧杞

范祖禹論崔祐甫盧杞曰德宗性本猜克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猶能任賢一為小人之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又論杞為相引裴延齡為學士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

相之為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 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自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貞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

之世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之彙進  
不已也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又論盧杞保朱泚必  
不反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  
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  
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  
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興元益危宰  
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也興元之守竇公輔  
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旋踵而踈斥之杞幾亡

社稷至死而猶以為賢自古論禍難而不悟鮮有如  
德宗者也 又論帝迫衆議不得已貶祀新州司馬  
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  
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  
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哀迫於危亡不得已然  
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  
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  
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孫之翰論杞姦邪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  
德宗不知所以為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  
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必能辨也及以大罪貶竄  
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  
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  
懷光赴難興元杞懼言已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  
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辨其姦  
邪也既辨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已之情復

有過失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  
又欲肆已所為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  
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之  
徒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  
亂矣後之人君性忌者得不戒之

石守道論曰嘗讀唐史見德宗信任盧杞知大姦  
有似乎忠大佞有似乎賢深心厚貌外不可知巧邪  
善諂君不能察使覽袁高之奏諫官之踈雖幽厲之

蒙蔽桓靈之昏暗猶將有以發寤而德宗曾不少釋其惑待遇益厚蓋有以左道蒙其君也結君之心已深也固君之寵已堅也至杞死而天下為之快德宗思之不已者信其大姦大佞有似乎忠賢而能蔽君聰明至於宗社岌危而莫之悟也海內怨嗟而莫之覺也任人之際可不察與觀其行括率稅間架算除陌歛天下之怨賈禍於國家拒懷光之朝苟一身之安遺憂於宗社千載之下人猶憤惋請觀盧杞之邪



德宗之蔽塞可為後世之鑑矣

陸贄

范祖禹論贄上書論將兵并關中形勢財利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陸贄論用兵之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

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又論贄上䟽勸帝從諫帝謂其失在推誠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已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因不復以聽納為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者其聽從曾無一二愚故剗其大畧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為戒哉 又論上與贄謀事人謂內相上行止必與之

俱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于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其德宗之謂矣 又論贄上䟽諫上疑山北來者為窺覘欲拘之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然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陸贄有焉 又論贄諫帝下詔訪裏頭

內人曰德宗不能虛已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強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又論贄諫帝不可對趙憬論政事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為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又論裴延齡趙憬譖陸贄罷相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為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

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  
狡佞足以惑其君心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  
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  
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憬其為  
誅首歟

權德輿曰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  
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  
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

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惡不能同其  
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世  
多大雅哀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  
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  
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獮狡向風懦夫  
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  
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  
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

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  
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  
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  
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  
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  
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高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  
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  
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

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宏之在人蜚蝗  
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  
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  
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  
道未至不亦誣乎

李泌

范祖禹論帝使李泌分主職事泌對宰相之職不可  
分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



商官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已無為而治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已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

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又論上欲廢太子泌諫止之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已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又論泌言君相造命曰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祀而致亂乃可謂命也

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  
之姦邪不省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  
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司馬溫公論元友直運錢帛二十五萬泌悉輸之大  
盈庫上猶有宣索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  
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  
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  
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

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蕭復

范祖禹論上以復輕已使宣慰淮南陸贄言復去就帝竟不復辨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疎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寧蓄諸心曖昧不決而已此

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德宗之謂矣 又論復謂李勉盧翰在相位不可不與共議政事遂罷相曰蕭復欲黜陳少游賞韋臯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于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耶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踈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姜公輔

范祖禹論公輔以諫厚葬唐安公主罷相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其所不逮也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宰相與諫諍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豫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者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任相哉

楊炎

孫之翰論曰楊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  
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位  
矣及建議復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  
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欺功業也宰  
相之任固在盡其才力以當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  
不從人之善也况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植稻之費  
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



請俟農隙興功是使衆安而事立又何故不納其計  
也不惟不從不納且讎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  
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  
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在於是爾未至於是  
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能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  
何損於才力何害於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  
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為相  
者戒之 又論貶崖州司馬賜死曰炎懷元載私恩

讎劉晏害之此固大罪若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惡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誣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已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怨心殺害勲賢仍誣其罪用掩已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勲賢之事在已乃怒炎有意誅之

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咎責雪晏之枉優  
加贈典正炎之罪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  
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甚  
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又豈公法也為君為相逞怨  
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矣

裴延齡

范祖禹論別置四庫虛張名數以惑上曰自古聚斂  
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皆移東於西指虛為實徒

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  
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  
為欺故其所行者由一律也

崔善正 李錡

范祖禹論崔善正言錡不法上械送錡錡坑殺之曰  
德宗本惡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善正之死  
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  
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張唐英論曰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錡反德宗械善正以賜錡俾坑殺噫善正一布衣也茹藜藿則有八珍之甘處蓬蓽則有藻稅之樂非食國家之祿有憂國家之心蓋以慮肉食者失於廟堂而黎民抱骸於草莽故越數千里至京師一言者言錡之叛為德宗計者宜念古人之戒欲入澤者問牧童欲入水者問漁師以其知之審也宜先遣一詔使巡行江浙察錡之志有無叛上之謀察善正之言審與不審

然後以善正付法未為晚也何至閉聰遏明械之以  
賜錡使忠義之士死於無辜以箝天下直臣之口哉  
為錡之計者已既有不臣之迹致善正諫言朝廷釋  
然不以為信則宜翻然悔過納土歸朝亦不失一節  
度使彼善正者雖發已之惡宜寬而恕之上章於朝  
請德宗任用之以來天下直言之士則可謂善補過  
矣德宗既褊急而以善正賜之李錡又不悔過從而  
殺之至憲宗之初錡果叛則善正不為狂妄宜下詔

旌賞爵其子孫可也而天子與公卿大夫卒不議及於此善正可謂生死無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 李晟

東坡李西平畫贊曰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隍兵益振謀旣臧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劔誅延賞為菹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范祖禹論以張延賞罷晟兵柄晟謂與吐蕃盟事可  
憂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  
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  
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勲賢憂懼不保  
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吐蕃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  
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  
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賢至計確不可入而奸臣敵  
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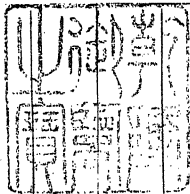
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  
首領死牖下幸矣

孫之翰論李晟論張延賞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  
言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觀其事  
似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  
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任崇極常慕魏  
鄭公為人思致君如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  
至德宗用延賞相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

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諭晟與之釋憾會劉  
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不得已言之  
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君意為強臣之態也延賞  
既相為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  
事業薦賢頗稱純直延賞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  
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  
晟社稷大功欲用劉佐李抱真輩收河隴以高之遂  
建議減官收俸錢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

遂辭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員數以解謗議作相數月銳意報怨舉事輕脫如此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也但德宗好任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張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答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為天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則為強橫之

臣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五至八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九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龍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五

德宗三

陽城

昌黎

柳子厚

范祖禹

顏真卿

范祖禹

曾子固

六一

子由

段秀實

柳子厚

陸長源鄭通誠

樂天

張唐英

高愍女

李翱

何蕃 昌黎

陸叅 李翱

總論德宗之政 范祖禹

陽城

昌黎諫臣論曰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長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

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



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

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  
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  
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  
而已矣若陽子之祿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  
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  
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  
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唯我后之德夫陽子之

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

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  
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  
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  
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  
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  
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  
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

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憫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

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柳子厚陽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

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  
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償  
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閤籲  
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  
嚮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  
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  
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  
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

情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醜腆酒斥遂郊遂違親三歲  
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  
彰孝弟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  
極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  
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  
貞珉侔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  
後云云又與太學諸生書曰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  
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



已詔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更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間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聞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

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間乃今日間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

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  
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  
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理固然也

范祖禹論陽城救陸贄欲壞裴延齡麻曰韓愈作諍  
臣論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  
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  
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為  
不然揚雄曰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城有待而為者

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矣

顏真卿

范祖禹論盧杞使真卿使希烈被殺曰闕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

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曾子固顏魯公祠堂記曰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譖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

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尤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既起天子輒出避之

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

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

六一跋麻姑壇記曰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



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

唐子西曰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子者皆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

段秀實

柳子厚與昌黎書致段太尉逸事曰太尉大節古固  
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  
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  
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  
陸長源鄭通誠

樂天哀二良曰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  
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

公作藩於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  
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  
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  
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  
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  
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刀劍發研割而無滯  
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  
耳目之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

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  
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  
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其篇云伊  
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兮若機之張  
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  
邦之紀綱邦之瘁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  
為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生此豺狼我欲  
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

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諶而命靡常

張唐英論陸長源曰嘗觀韓子汴州亂詩及白氏哀  
二良文言陸長源人之望也以直道受禍今覩其臨  
事之迹則長源乃自貽伊戚也始朝廷徙董晉為宣  
武軍節度使長源自汝州刺史為晉行軍司馬然資  
性輕佻言語驕傲務酷其刑以威驕兵及晉死而長  
源為留後藩鎮舊例凡有大變皆厚賞三軍或以此  
論之長源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又

不給布帛但高其鹽直以折之兵士人得鹽一二斤而已又從事楊儀孟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玩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噫是不知機也譬之良醫治疾也病有萬變藥亦萬變若病變而藥不變則壽民者皆為殤子矣故賢智之士見機以成天下之務通變以立天下之功故身亦全名亦立國家之事亦濟而長源徒執匹夫介許之節非有通變之才不知適道論有不合權不能委

順其辭卒陷屠戮所謂病變而藥不變矣孟子曰盆  
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卒死於齊趙政曰  
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若長源者  
其亦小智自私之謂乎

### 高愍女

李翱高愍女碑曰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  
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  
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

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



身也昔者曹娥思父即自沉于江獄吏呼囚章女悲  
號思言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丐除肉刑彼四女  
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  
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  
焉雖有逆女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  
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

何蕃

昌黎太學何蕃傳曰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

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  
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  
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  
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  
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  
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  
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  
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

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  
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  
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  
以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  
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  
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  
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有  
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

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陸參

字公佐

李翱陸欽州述曰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  
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  
相違或雨于海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  
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頽之人然也賢者  
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  
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

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顛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也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而

死矣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降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於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於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

總論德宗之政

范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

六年不為不久矣以其時君考之批政尤大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興元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歛掊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

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  
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六

順宗

王叔文以杜佑掌財賦而已副之

范祖禹

賈耽鄭珣瑜相次歸卧

范祖禹

劉禹錫

東坡

董徒

劉禹錫

憲宗一

憲宗求聽諫爭

范祖禹

于頔勸峻刑上曰欲使朕失人心耳

范祖禹

上不以平蔡鄆事付史

范祖禹

以張弘靖爲河東節度

范祖禹

罷鄭綱相李藩

范祖禹

罷權德輿相

范祖禹

憲宗任相

孫之翰

帝暴崩宮中

范祖禹

石守道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溫公

淮西

昌黎

王叔文以杜佑掌財賦而已副之

范祖禹論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為也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

卷八十六  
賈耽鄭珣瑜相次歸卧

范祖禹論曰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劉禹錫

東坡論禹錫文過曰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

為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  
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  
定立順之功曹騰叅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  
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  
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以此知小人之為姦  
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

董佺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

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工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

云云

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

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蟲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

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  
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  
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卧于齋土也其不得於時  
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憲宗求聽諫爭

范祖禹論上謂宰相事有違宜卿當諫論曰憲宗以  
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  
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憲



宗有焉 又論上責宰相當力諫曰人君患不從諫  
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曰踈小  
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踈而遂易其心哉有官  
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君從之亦諫也  
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君惡  
正直而說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  
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  
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其以未盡人臣之義乎

又論上詰李絳久不諫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聖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說命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于頔勸峻刑上曰欲使朕失人心耳

范祖禹曰守位以仁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言刑在人而不在已所以為無私也然則

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  
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憲宗懲于頤之姦謀  
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上不以平蔡鄆事付史

范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  
也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  
任小人以隳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邪蓋  
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

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以張弘靖為河東節度

范祖禹論弘靖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從遂求罷明年以為節度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罷鄭綱相李藩

范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綱以忠直相李藩責任

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罷權德輿相

范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相矣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憲宗任相

孫之翰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當注意

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  
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  
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  
不得人也相者盧杞也無大公至忠之心無經營處  
置之才雖有名將故不能成功也憲宗自即位有興  
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繼  
得武元衡裴垪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賢皆大忠至  
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六十年叛渙之地

復為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光采者相得其人也  
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  
其驗歟或曰建中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等皆劇賊  
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  
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  
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彊弱將之用力難易又  
何繫於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於闢等然  
馬燧抱真李晟之為將亦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

之徒也以是論之將才賊勢正等爾但前日之將不能成功後日之將能成功者實繫於相爾建中元中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事最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於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輩若乘勝進兵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爾時河北劇賊惟悅悅既平李納勢弱望風當降况朱滔等未叛河北無事矣河北無事河南一希烈兇賊既無黨援何能為哉但燧與抱真不和遷



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  
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為險薄專報怨讎必  
無公平之法以御於外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  
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使討劉闢崇文固盡  
心軍事黃裳尚慮未得成功以其所憚之人制之使  
人諭之曰若不盡力當用劉潼代之黃裳為宰相已  
薦用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於立功也  
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益用命知度必能賞功

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繫於相豈不彰彰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也又見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於姦人何如王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深鑒之

### 帝暴崩宮中

范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又論曰陳洪志弒憲宗而穆

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其後文宗  
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宣宗追怨穆宗以為豫謀  
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弑則無疑矣臣  
故正其事曰為陳洪志所弑

石守道論曰天寶之後唐室失御中官內握兵權各  
擅威福諸侯外據土寓罕有臣順憲宗皇帝英威神  
聖聰明睿武初斬劉闢後平淮蔡遂定東夏威德遠  
暢華夷畏服聖功卓然神人柔格信乎中興之聖主

矣然不能鑒祖宗之失革中官之弊而溺於近狎親  
任閹寺終於弑戮惜哉

宦官

范祖禹論上以李拭請吐突承瓘討王承宗上以拭  
姦黜之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  
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之不可將哉而必將  
承瓘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  
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

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者哉 又論以吐突承瓘為招討使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為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於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又論譚忠說田季安謂以中人為將乃天子自為謀將誇服臣下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賢者共為之克

以天下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  
故任中人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  
廣哉夫天下之功在用人而不自用伊尹者湯之  
功用傳說者高宗之功用十亂者武王之功用周公  
者成王之功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已出也憲宗  
一將承瓘而天下之人皆見其情知其將以夸服臣  
下人君之動可不慎哉

藩鎮

范祖禹論杜黃裳對帝請以法度裁藩鎮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鎮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至于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又論以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魏博軍士曰憲宗不愛

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  
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  
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不懷  
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又論上以  
愛女妻于頔之子頔遂入朝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為  
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  
得人人而悅之古之王者所與為婚姻而嫁以女者  
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



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又論李絳言河北諸鎮  
不同浙西劔南未易取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  
欲事所難不知敵之強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  
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興元之亂是  
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攻亂日淺者治之亦易  
亂日久者除之亦難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其為  
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又論四年方平淮西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

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又論橫海節度烏重胤奏罷鎮將令刺史領兵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必闕盛衰焉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

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綱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強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溫公論沂州軍亂王弁殺王遂而曹華屠軍卒千二百人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

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如寇讎聚處得間則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太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淮西

昌黎平淮西碑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讜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

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  
臣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  
訖天誅乃敕顏循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三  
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  
士蠢蠢既剪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  
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  
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  
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

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  
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人婦女迎  
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  
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  
戰退戮今盱而起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億選  
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  
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  
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

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  
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  
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  
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  
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六